

晚风吹过

安宁

去看正在装修的房子。
一进门,便见满地狼藉,全是墙上刮下来的墙皮,本以为不需要清洗的沙发套上,也落满了星星点点的粉尘。而打开洗手间,赫然见负责装修的郭师傅的鞋子、裤子,放在暖气管和洗衣机上。
见我皱眉,郭师傅赶紧说:别急,等干完了,这些垃圾全都会被运走。想起之前装修,都是郭师傅弄干净了,我才过去打扫现场,这次在装修中途探视,难免混乱,只好叹一口气,打算等装修完了,再将房间彻底清理一遍。

郭师傅帮忙安装马桶盖的时候,我看见卧室里有一个专心清扫地板上腻子粉的小伙子,便顺口问他:这是你儿子吗?
郭师傅不紧不慢地说:不是,我儿子是送快递的。

算算郭师傅的儿子应该二十五六岁了,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地送快递,我便建议郭师傅,可以让儿子学装修,跟他一样做木工,至少不需要在外面跑。就像刮腻子的那个少言寡语的小伙子,只要耐心做事,总有钱挣。

郭师傅听了一声叹息:木工现在用的人少了,儿子也不愿意学,大家都买现成的家具,样式好看又便宜,谁还会花人工做家具呢。

我默默看着郭师傅打扫着地面上的垃圾,忽然找不到话说。

每年都帮我们家擦洗油烟机的师傅,今天再次擦洗时,不小心将油烟机上的玻璃弄坏了,他逛了五六家油烟机店,也没有找到配件,不得已跟我商量,一人一半钱,再买个新的。想到旧油烟机也快淘汰了,我便无奈地叹口气,说:算了,师傅,我自己去买新的吧。就这样,装修预算里,又无缘无故多出一笔油烟机的钱。

从学校开会回来,匆匆匆提了窗帘来安装。郭师傅已到下班时间,但照例不急不躁地等着我。我在窗台上看到一盒感冒药,问了才知,郭师傅这几天感冒了。我有些愧疚,这几天没少麻烦他。让他帮我盯着擦窗户的,清洗油烟机的,安灶台的,还让他帮我挂窗帘,安灯泡,按节能灯,清理垃圾。几乎,我将他当成了大管家,全权负责房子的装修。

郭师傅老家乌兰察布还有一些田地,很多年前,他来到呼和浩特打工,并在二环外买了一处三百多平的农村宅子,没想到后来赶上拆迁,补了八十平的房子和现金。我问他,既然有儿子,为何不在一起居住?他叹了口气:抓阄没抓到好房子,不过还好,剩下的都补了现金。我问他钱没拿来投资吗?他说没有,存着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用。

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挂窗帘,敞开的窗户里有风徐徐吹来,房子前后都是四层的楼房,这让窗外看上去特别开阔,仿佛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附近小学的孩子已经放学,却还在楼下的篮球场上流连忘返,于是便有砰砰的篮球声传来,夹杂着进球时欢快的喊叫声。我忽然喜欢上这个隐匿在繁华中的房子,散发出的烟火气息。

等所有需要我支付工钱的师傅都离开了,我又花两个小时打扫房间,看看差不多了,才叫了外卖。吃饭的时候,听到附近小学的广播里,一个小女孩正激情昂扬地朗诵一首诗歌,这久违的来自纯真校园的声响,无意中听到,竟如此动人。我倚在沙发上,一边出神地听着,一边环视着簇新的客厅,晚风徐徐地吹进来,犹如一只温暖的手,抚过这间老旧但却温暖的房子。我真想在这里,闭眼睡上一会,像一只暮年的猫,或者头发灰白的老人。

且吟听



呼和诺尔湖碧波荡漾

韩冷 摄

郭海燕

颜色,于一个地方来说就是它的标签。
草绿、苔绿、茶绿、墨绿……绿色为主,不失层次渐变;银白、亮白、钛白、雪白……一处留白,承纳万物共生。

这便是呼和诺尔,一个绿白交织的静谧之地,一个水天一色的诗意桃源。

“呼和”在蒙古语中意为“青色”,“诺尔”为“湖泊”之意,“呼和”与“诺尔”的结合,成就了大自然的造化神奇。绿是草原的绿,蓬勃茂盛,白亦是草原的白,汪洋浩瀚。于是,绿白相映,草湖一色,天地共生,美不胜收。

探访呼和诺尔,不必在意季节的变迁,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风情。可要真正读懂呼和诺尔,唯有与水亲密接触方能实现。无论你是选择在湖边悠闲踱步,任由风轻抚你的脸颊,还是乘船荡漾在湖上,与湖水拥吻亲吻,呼和诺尔的水总是展现出一种静谧而又温婉的美。它静如一块晶莹的宝石,悄然映照出天空的深邃与云朵的纯净;它又像一块上等的羊绒,触感温暖而细腻。这种独特的体验,不禁让人陶醉于这片湖泊的宁静与美好之中。

风姿绰约,美艳照人。漫步在湖边,水面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细腻的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上,浓淡相宜,深深浅浅,恰似白居易《江南好》中的“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束阳光照射在湖面,像一道道五线谱,荡漾着绿色的旋律,氤氲宛如在画中。那湖水是淡绿色的,绿得清澈无比,绿得润肺清心,彻底模糊了水与天的界限。仿佛被绿纱层层过滤一般,明亮纯洁,纤尘不染,清澈得几乎可以看见湖底的每一寸细节,让人心生敬畏又倍感宁静。湖岸的石头布满了五彩斑斓的苔藓,宛如一颗颗精心雕琢的宝石,每一块都独一无二,纹路细致入微。湖面下的水草摇曳生姿,宛如舞动的绿色丝带,又似古画中飘逸的水袖,忽而扭动腰肢,忽而舒展开来,仿佛是一生守护着这片纯净的湖泊。一阵微风拂过,几株芦苇便顺势倾斜身姿,轻轻摇曳之间,像是在与湖水窃窃私语,好不浓情蜜意。

阿拉善的盐湖大都位于偏远的大漠戈壁深处,历史上这里的盐主要通过骆驼队运输。伴随着悠扬的驼铃声,阿拉善优质的食盐通过盐道运往码头、车站,然后通过船运、火车、汽车被运往山西、甘肃等地。后来随着这里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阿拉善盐湖古道淹没在历史烟尘中。

查汗池盐湖地处腾格里沙漠腹地。旧时阿拉善南部巴音呼都格滩牧民的运盐驼队,在腾格里沙漠中茫茫盐道往来穿梭……
腾格里沙漠,如诗如画,浩瀚无垠,沙漠中的每一粒沙砾都仿佛在诉说古老的故事。
巴音呼都格滩是我的老家,童年时,每到冬季,我便看到父亲和其他牧民一起拉着几十峰乃至上百峰顶好的骆驼走进腾格里沙漠。

秋末,父亲便开始收拾“扎苏”,即用骆驼运盐的专用鞍具,由两个夹枕、一对夹杆和杆头绳、肚带等构成。夹枕像大枕头,即羊毛线织成的长方形袋子,装满麦草。夹杆是固定在夹枕外侧的木杆。父亲首先从夹枕里掏出旧麦草,填充新麦草。父亲说,夹枕不合适会伤到骆驼的脊背,所以夹枕要做得丰满、厚实、柔软。我蹲在旁边,看到父亲认真地吧麦草拧成很多串,再将麦草一串一串整齐地塞进夹枕里。十多天的时间,父亲做了几十对夹枕。

给骆驼装“扎苏”,要先让骆驼卧倒,就像林海音在《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中描述的骆驼“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然后用一对“扎苏”把骆驼双峰两

侧夹住,用杆头绳把左右两侧的夹杆拴牢,拉紧肚带,“扎苏”安装完毕。
寒冬一日,夕阳如金,洒在茫茫浩瀚的沙漠,一支驼队载着希望和梦想,跋涉在大漠深处。父亲他们要在沙漠里搭帐篷,住一宿。在单薄的帐篷里过夜,只能彻夜篝火,无法安睡。次日骆驼到达盐湖,驮上盐,便去往宁夏中卫。这样走一趟需要好几天时间。

我问父亲:“为啥要在冬天走?”父亲说:“骆驼经过夏秋两季储存脂肪,身形丰硕,双峰立起来。冬天沙子冻得硬实,骆驼爬沙比较费劲。就是人受罪,虽然我们穿着御寒的白毡皮袄和毛毡嘎登,但装盐、驮盐和卸盐时,我们的双手冻伤开裂,非常疼。”
每年冬天,父亲都要从自家的驼群里挑选几十峰骆驼,跟别的牧民组成若干“骆驼队”。一个链子有十几峰骆驼,链子的方法是把一个骆驼的缰绳拴在前面骆驼的夹杆上,一个连着一个。拉链子的人骑在最前面的骆驼上,最末骆驼的夹杆上挂一个链子。父亲说:“驼队行进过程中如果有一个骆驼的缰绳松开了,骆驼便停步,驼铃停响,拉链子的人便知链子里一个骆驼的缰绳松开了。”
冬天,巴音呼都格滩上的各种草和灌木枯萎,唯有冬青这个常青灌木仍然挂

绿遍草原白满川

一方湖水养一方鲜。静谧深深的绿在脚下流淌、弥漫,其中闪烁着如钻石般璀璨的点点光斑,这些光芒又化作了无数的白色银虾。在清澈的呼和诺尔湖里,不时有鱼儿跃出湖面,又“啪”一声钻入水中。这些白鱼的温床便是绿色的呼和诺尔湖,只有湖水的绿,才能养育这些鱼虾的“白”,这鲜,这美。
此刻,你已经分不清是湖水滋养了这些生命,还是这些生命为湖水增添了一分绿。但你会知道,你与这片湖泊,与这里的一切生命,已经融为一体,紧紧相拥。
这使我想到了另一种景致:呼和诺尔草原上的羊群。那大片的羊群,洁白如雪,宛如天空中的云朵,鼓胀到肥美而晶莹。夏天的阳光正好,熬过寒冷冬季,又走过温暖春天的它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涌向碧草连天的原野,在蒙古包旁,在清澈的溪流边,在辽阔的绿地上,自由地奔跑,将它们那肥美身体内满蓄的欢快与活力,尽数倾洒在这片绿油油的土地上。

欢乐的何止是羊群,何止是湖水,何止是大地,每次来到呼和诺尔,我也会像被施了魔法般不由自主地欢喜。走走停停,漫步在这片羊群点缀的草原上,任由微风吹拂我的发丝,拂过我的脸颊,尽情享受这独特的水天一色的草原风情。羊群虽然是白色,但这白却与草原的绿相映成趣,分外和谐。究竟是羊群为这片草原增添了色彩,还是草原的绿色调和了它们?我甚至怀疑,在美学色彩学里,是不是绿和白本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组合,它们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完美搭配。
白的不止有湖水,不止有羊群,更有牛奶。

牛奶是牧人的另一种血脉,也是呼和诺尔人的经济源泉之一。走进呼和诺尔镇,其隶属的很多嘎查里都有奶制品作坊,浓缩的奶制品成为民族工艺和文化遗产的名片。这其中的沃德乐传统奶制品作坊,便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优质的产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从挤奶到熬制再到最后打模成型,女主人每天都在微信群里发照片,她一边去快递公司打包发货,一边忙碌制作奶制品,还不忘在微信里提醒买家,不能及时吃掉的奶制品要放进冰箱冷冻,纯天然的奶酪奶干,没加半点防腐剂,好东西可不能浪费。其中不乏很多南方的买家,她自己贴钱用空运的快递,外加多放几个冰袋,为的就是让没来过大草原的人们提前感受一下草原的馨香。

色如白玉,奶香芬芳入鼻,入口香甜嫩滑。这些奶干奶豆腐是牛奶的浓缩和精华,早已跨越千山万水,将草原的馨香和淳朴带到人们的心中。
绿遍草原白满川。品读呼和诺尔的美,不仅要看颜色,还要细细感受那独特的韵味:那是草原野花的芬芳四溢、冬日雪原的甘甜冷冽、夏日牧草的绿意清新,还有浓厚的游牧文化与现代旅游相融的气息。

回首往昔,曾经因过度放牧和气候变化而受损的呼和诺尔,一度弥漫着沙尘与荒芜的气息,目之所及是裸露的土地、稀疏的植被。然而,随着持续的生态恢复与保护项目的实施,呼和诺尔的绿色生态逐渐回归,展现出了今日这般万物竞自由的美丽景象。天地巨变如大梦一场,但眼前这幅生态画卷,却真切地滋养着每一个游人的身心。
大千世界,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坚守的,在呼和诺尔人心中便是如此。守护草原,坐拥安宁,凭临微风,小舟鸣晚,活活和绿草一样舒展,清风一样自由,湖水一样纯净。

盈一眸青绿,捻一瓣心香。远处,绿色的草浪顺着风从山坡上跑下来,那起伏的气息,让人想到悠悠长调,仿佛将整个草原的气息都融入了歌者的声音中,甚至感觉到大地的气息,精细到血脉流淌的音频,超脱时间的羁绊。你可以听到那青草连同花朵一起翻滚的旋律,如琴弦轻拨,悠扬而深长;你可以听到那风的低语,在草尖上跳跃,带着野性的呼唤和自由的承诺;你可以听到大自然的脉动,每一次起伏都是生命的节奏,沉稳而有力。此刻,你会相信,这绿色有着清洁的作用,清除内心的一切藩篱,提示生命是绵绵不绝的,如同呼和诺尔大地的草浪,一浪接着一浪,生生不息。
草,对于呼和诺尔,对于整个草原来说,不仅仅是生命的载体,更是灵魂的象征。它们是草原上的绿色使者,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无须华丽的衣裳,也无须刻意的装饰,只需以最纯粹的绿色,铺满大地,展现出生命最真实的一面。世间若是没有草的映衬,整个大地将失去生机,只剩下空洞与单调。
草,如此柔情深蕴,又是那样肆意豪放。每一块大地都被它们填满色彩甚至填满香气,没有空缺。草的香味,清新而淡雅,它随风飘散,钻进人们的衣服里,带来一丝丝清凉。当人们骑马驰骋在草原上时,马蹄下,草的汁液被轻轻挤压出来,它们无声无息地浸润着马蹄,为旅途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草,它们是草原真正的儿女,用柔弱的身躯,将沟壑填满,将荒芜变为绿原。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一年又一年,呼和诺尔,绿了又黄,黄了又白,白了又绿,但呼和诺尔的日子却热气腾腾、五彩斑斓:白得似珍珠雪,那是牧民开“农家乐”的蒙古包;黄得如流光金,那是老额吉熬制奶豆腐的炼乳油;红得如胭脂霞,那是村民们缝制的民族祥云红嫁衣;绿得如翡翠玉,那是草原随风吹扬的如波绿草……这些颜色,曾让过去一度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呼和诺尔人未敢奢求,如今的他早已踏上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之路,将日子过得清风云淡,人亦芬芳。
呼和诺尔之行即将结束,禁不住向远处瞭望,仿佛看到了水天一色间,晚霞映在呼和诺尔湖面,盈盈流动的湖水拥着霞光入怀,波光粼粼中似着红了脸一般恬谧,宛如一条绣着火红金边的银丝带,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浮光跃金,如梦幻似幻,就如六月的草原,静候每一位憧憬美好的旅人,绿水青山、天地绝美……

风北韵疆

驼铃声声

布和朝鲁

着青绿的叶子。
东边的贺兰山巍然屹立,青脉相连,巴音笋布尔峰白雪皑皑,顶着银冠。西边的腾格里沙漠,无数沙峰像驼群的双峰,一峰连着一峰。清晨,我早早站在院门口,两手冻得发麻,急忙缩进袖子里。从口中呼出的气立刻变为白雾,凝结在睫毛上。

父亲来到院门口,双手抱起我,在我的额头上亲了又亲,说:“要听你额吉的话。”我抱住父亲的脖子说:“您早点儿回来啊。”父亲把我高高举起,送到母亲的怀里,说:“快进屋吧,外边冷。”母亲说:“您路上慢慢走,夜里把大氅穿上啊。”父亲跨上他的骑乘驼,走向茫茫沙漠。
驼队,一个链子接一个链子,在寂静的巴音呼都格滩,“叮叮当当”有节奏地响起,由近而远,久久回响。看着驼队,听着铃声,想起母亲经常吟唱的那首阿拉善民歌:“浩瀚的金色沙漠,驼队就像移动的山……”
回屋后母亲说:“你阿布他们把沙漠里的盐驮到中卫去换钱,不知道来回走多少趟。每天早上往那么多口袋里装满盐,放到骆驼上,晚上再卸下来,天寒地冻的,驮盐和卸盐时你阿布的手冻裂流血,他们受多少罪啊。夜里在单布帐篷里住,寒冬腊月,单薄的帐篷挡不住刺骨的严寒。他

们只能一整夜烧火取暖。你想,你阿布挣点钱多不容易啊。”
父亲走了没几天,我就开始想父亲了。我问母亲:“额吉,阿布什么时候回来呀?”母亲说:“才过两天你就想阿布啦,我也不知道多会儿回来,你听驼铃声吧,什么时候驼铃响了,你阿布就回来了。”自那天起,我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听驼铃。每天傍晚,我都登着梯子爬到房顶上往西南看,盼望远处出现驼队。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快要过年了。我突然听到“叮叮当当”的驼铃声,隐隐约约,由远而近,那声音像是一曲美妙的交响乐。我先是往母亲那边走跑边喊:“阿布回来了!阿布回来了!”接着跑出院门迎接父亲。
驼队已经到了院门口,父亲穿着白毡皮袄裤和毛毡嘎登,肩上搭着一个大褡裢。见我跑来,父亲放下褡裢,把我抱起亲了又亲,又高高地举起来。我也搂着父亲的脖子亲。
我轻轻抚摸阿布的额头,阿布的额头布满了老茧,手背上横的竖的裂痕,有的裂口还流着血水。我的心像针扎似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儿子,没事的。”
那年,父亲从褡裢里拿出买来的年货:红红的大枣,白白的麻糖,长长的鞭炮……
父亲走的驼盐古道,因盐业而兴、因驼运而繁荣,又因汽车火车等现代化运输工具的兴起而衰落,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的甚至已难觅踪迹。

蔡愔语怀

江城子·界碑巍然

(新韵)

楚金刚

磐石铸碑向朝阳,国徽昂,耀北疆。立地安邦,枕戈守边防。千里草原边境长,蓝肩章,白云乡。
铁骨戎装将士郎,哨岗上,搭钢枪。寒雪眉霜,军魂闪荣光。星河点亮英雄榜,使命扛,誓言铿锵。

大漠,月光流动

(组诗)

王发宾

相互依存

我独坐在一块石头上
望着朝升暮合的日头

大漠,月光流动
骆驼、影子和风,仰望
一场利与义的漫长修行,是怎样
怎样回归生命,捡起自然的衣襟
那些相互依存的此起彼伏
无一不在一阴一阳之中

拿起“三尺子”我看见
草原上的毡包,顶端都是
大盛魁的定盘星
测量着道与德,诚与信
的人间体温

一棵小草经不起大风狂吹
如果一大片小草连在一起
再大的风都可应对,大盛魁
在二百多年前营造了
股份制的大盛体系
环环相扣,条条人性
它的出现是营业行为和商道
净化的一次理念提升
归化城至今延续着
成为北疆文化的一部分

一串驼铃

风,摇响一串驼铃
这声音是播撒寂寞,还是
唤醒沉睡,一步一声,一步一步
听一声驼铃,会让一浪沙漠激动
一声不可以沉鱼落雁
但,能拥抱朔风

驼铃,这节奏是长的起点
还是厚地延伸,骆驼脖子上
挂起的黄昏,比一座山强大
比一条河深远

大盛魁有长长的驼队
白天黑夜浩浩荡荡
驼铃声,一声一声贴近天空
脚印,一双一双翻动白云
那些情与爱,生与死的艰辛
凝练着一种精神

穿越时空

大盛魁日益兴隆
南来北往的商贸
云集在这里寻宝淘金
日升日落昼夜相承

很快,归化城
成为商贸文化中心
商帮结队,万骑云屯
大批大批的内地商品
从这里中转北上,抵达库伦
恰克图,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布哈拉……

皮毛,牛羊,战马
经水路、旱路向湖广,江浙
川蜀,岭南等地运送
朝霞润过的草原水一样的清
大盛魁
留下一个金色的缩影

遇见春风

与慈善相处
如遇见了春风
轻轻地打开事物的内心
说出自然间的成与败,输与赢

对于慈善来说,它可以慈到无怨
吃再多的亏也只是
一缕清风,飘起长长的坦然
落下空空的幽淡

慈善能化解人世间的许多纠纷
可以转换成一种力量和文明
静静地滋润生命

在大漠你能看到慈善的牧人
天真的牛羊和草原的纯净
生命碰撞着,交融、交合
共生、互生,找一次机会
来这里和慈善共度一生

星诗空



草原深处

李昊天 摄

且吟听